

艺海无涯



阿旺松热在示范拉萨堆谐舞蹈动作。

一边工作，一边创作

“领导，能把阿旺松热留下来做我的儿子吗？”透过门缝，阿旺松热看到房东“阿妈古阿”（墨竹工卡县村民）双手放在膝前，端庄地坐着，说到这句话的时候，眼角泛着泪光，却又充满着期待。

1960年，时年不过9岁的阿旺松热，第一次感觉到作为拉萨市业余歌舞队的演员，也能得到群众的认可，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份工作啊。

想到这里，那些背着沉重的服饰道具和行李，走遍西藏城镇乡村，宣讲党的方针政策，把党的温暖送到千家万户的日子，显然已不再是困难重重、平凡平庸。

但那时的拉萨市业余歌舞队没有固定的口粮、工资，只有每月的10元生活补助。出身贫寒的阿旺松热不得不参加一些临时工作，挣额外的钱来补贴家用。

“我愿意去！”听到单位联系到了种地、做零工、修公路、织袜子、订本子、帮助藏医院做药丸……还没有等介绍完毕，阿旺松热立马举手，主动申请，生怕别人把工作抢了去。

“砰砰砰……”刚从工地上下来的阿旺松热，还能听到自己急促的心跳，但他已经顾不得休息，单位交代的任务时刻回响在耳边：“要抓紧创作演出，一部反映毛主席著作送到牧场上的情景舞蹈作品。”

一边工作、一边创作，有时还得兼职补贴家用，这已经成为阿旺松热的常态。1966年，拉萨市业余歌舞队改编为拉萨市文化工作队，成为专业的文艺团体，这种情况才有所转变。

十年时间，阿旺松热已经与同事们一起表演过各种形式的节目50余个，其中自编自演舞蹈《送宝书》不仅在西藏城镇乡村表演过，而且走进了区外一些省市，给广大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征文启事

2003年起，团中央、教育部、财政部、人社部共同组织实施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以下简称“西部计划”）。20年来，西部计划西藏专项已经成为我区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渠道，有力夯实了基层基础，有效改善了人才结构，进一步加强了民族团结，促进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为全面展现西部计划西藏专项服务志愿者与西藏的发展同频共振、把西藏当故乡的心路历程，展现他们在西藏服务的感人故事，与各族群众结下的深厚感情，西藏日报《格桑梅朵》版将开设“我的西藏情”栏目，面向区内外曾经、现在、留藏的西部计划西藏专项服务志愿者征文。

征文要求：

- (1) 征文体裁以散文、诗歌、随笔为主，题目自拟，字数在1500字左右。
- (2) 作品须为个人原创作品。
- (3) 文章要有细节，有感染力，文字优美，内容积极健康。
- (4) 投稿邮箱：xzwyt@163.com，请注明“我的西藏情”栏目，文内请附作者联系地址和电话号码。

来稿一经采用，稿酬从优。

西藏日报社

阿旺松热：

舞出不一样的人生

高周礼

倾心创作，丰富群众文化工作

“作品《边疆把根扎》荣获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单、双、三舞蹈比赛创作二等奖。”听到主持人宣布，坐在颁奖现场的阿旺松热身体有些颤抖，走了不知多久才到舞台上。

这有点出乎意料，却也在情理之中。阿旺松热虽然没有机会在学业上继续深造，但是，他自觉投身于群众火热的新生活，搜集、积累藏族民间舞蹈的丰富素材，在实践中磨练，逐渐掌握了舞蹈创作的基本规律。

1979年，舞蹈作品《织好篷圈送牧场》荣获全区业余文艺汇演创作一等奖，1983年又获全国少数民族专业文艺汇演创作二等奖。

之后，陆续创作的舞蹈《清洁工》《草原女民兵》《小舞剧》《农牧情》等十多个作品成为拉萨市歌舞团长期保留的节目。

“你们表演舞蹈《果日百朵》的时候特别要注意，‘孔雀饮水’，要做到双手伸后、上身前俯、脚跟点地、面朝地；‘兔子站望’，要做到双手后背、双脚同跳、双膝全蹲、面向前方；‘老鹰腾飞’，要做到双手提起展翅位，上下摆手，同时上身左右拧身……”

1985年，为筹备组织好第八届拉萨市群众文艺汇演，阿旺松热多次深入各县区宣传队辅导和创作节目，其中《山村闪耀幸福光》《盖粮仓》等多个作品荣获汇演优秀节目奖。

作为拉萨市文化局文艺科副科长，阿旺松热还组织举办了5次文艺汇演和两次中小学学生文艺汇演，并在全区业余文艺汇演中荣获两次集体一等奖和创作节目奖。

同年，阿旺松热还受自治区文化厅委托，负责为以当时的堆龙德庆县宣传队为主的农民演出队赴京进行汇报演出创作和编排节目，演出受到北京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

“你为丰富拉萨市的群众文化工作作出了很突出的贡献。”返藏回来后，时任自治区文化厅厅长罗石生等领导对阿旺松热的工作给予了很高评价。

“舞蹈的产生与人们的劳动生产活动分不开，地域环境的差异造就了不同舞蹈各具特色的内容、动作和风格。”

1986年，阿旺松热到北京文化干部管理学院进行深造，从舞蹈表演、创作，开始攀登到更高的舞蹈理论研究层次，这为他后来编纂《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西藏卷》作了铺垫。



阿旺松热和阿里地区谐钦艺人的合影。



了解民间舞蹈甲措。阿旺松热在日喀则搜集。

上山下乡，让西藏舞蹈走得更远

“哒哒哒……”瓢泼的大雨肆意地敲打着玻璃，白茫茫的拉萨河水向着车子涌来，车子突然熄火了，往外一看，公路的水深已经超过了1米了。

“扑通、扑通”，见此状况，阿旺松热与同事们接二连三跳进刺骨的雨水之中，一起用力推车，推了足足有几十米才脱险上岸，个个冻得连说话都带着颤音。

回想起1989年5月的那一晚，至今怕，但从拉萨曲水协荣村搜集到的野牦牛舞原始资料，是印证《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西藏卷》编纂工作扎实的有力实证之一。

“你们能到底雅村去，真是了不起！”地区上的干部看到阿旺松热从阿里地区札达县底雅村安然返回，无不竖起大拇指。在1990年，底雅村是一个路途遥远、路况艰辛的地方。

阿旺松热所乘的北京吉普有时在泥石流中通过，有时在湍急的河流中穿行，但是，他们最终克服万难，从底雅村收集到了阿里地区流行的最古老的民间舞蹈“鲜舞”的历史源流。

自1989年至2000年，阿旺松热调任西藏自治区民族艺术研究所，担任《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西藏卷》副主编，年均下乡两三次，每次两个月以上，走访西藏50多个县区、300多个村镇寺庙、500多名民间艺人和僧人，行程累计3.5万多公里。

期间，收集整理各类教派的宗

教舞蹈“羌姆”、不同种类的民间舞蹈、宫廷歌舞“嘎尔”以及藏戏等原始资料80多种，搜集舞蹈歌词700多首（约10万字），拍摄图片资料300多张。

“你所承担编写的15种资料本，思路清晰，层次清楚，动作描绘基本准确，选择的品种很有价值。”听到全国民舞总部审稿主编康玉岩对《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西藏卷》的评价，阿旺松热觉得十余年顶风雪、冒严寒所做的工作值得了。

2000年10月，阿旺松热荣获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颁发的文艺集成志书编纂成果二等奖。2001年3月，《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西藏卷》荣获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成果二等奖。

在编纂集成的基础上，阿旺松热对藏族民间舞蹈的历史源流、分布情况、品种之间的共性与个性，以及表演特征等进行了全面研究和比较分析，用汉藏双语在《西藏研究》《西藏艺术研究》《邦锦梅朵》等刊物上发表《藏族民间舞蹈艺术的继承与发展创新》《初论藏族舞蹈艺术起源与审美特征》等论文30多篇。

“沙沙……”

采访末尾，72岁的阿旺松热力透纸背，将自己的学术经验分享给投身于西藏民族艺术研究的年轻人——艺术领域里艺海无涯、学无止境，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本文图片由阿旺松热提供)

战友·援友

李胜利

周末，与一同援藏的同事闲聊。同事问我，十八载军营生涯，最难忘的是什么？同事这不经意地一问，立马将我的思绪拉回到那段青春燃烧的岁月。

我给同事讲述了一段21年前的“糗事”。

2002年3月，我从上海新兵连分到了闽中偏西一个大山深处的部队，确切地讲，是个远离连部、仅有5人的小哨所。哨所建在陡峭的半山腰，四周群山环绕，巡逻点的山注呈长条状。在山注的尽头，有一条冷清的铁路穿过。

那一年除夕夜，正好我站岗。平日里感觉嘈杂刺耳的火车声，如今成了我最为期待的“交响乐”。没有星星的夜晚，天空黑得让人窒息。满脑子都是老兵闲谈中随时可能出场的野猪、刺猬等突袭场景。那一夜，特别漫长与难熬。

好不容易熬到班长来查岗，我紧绷着的神经才稍稍有了些放松。班长陪着我一直到天边升起第一颗启明星。临走时，班长意味深长地说：“启明星一直都在呢，远在家乡的亲人也看得到，有话可对着星星唠唠。”

看着班长远去的身影，顿感启明星好亮！好暖！

多年后，我也走上了班长、指导员岗位，每年除夕夜，只要有新兵站岗，我都会卡着点去查岗，一直查到启明星升起，还会给他们讲述一个胆小新兵“盼火车”的故事。

同事静静听我讲述完这段“糗事”，沉默良久，喃喃自语道：“有关‘启明星’的故事，无论是讲述者，还是倾听者，都很平凡，亦很伟大！真羡慕你们的这份战友情！”

“我们也是战友哈！”同事追问我，我们到底是“战友”呢？还是“援友”（一起援藏的朋友）？同事这一问，再次让我深思。

从湖南到山南，我们向西跨越3000多公里，向上攀升3000多米海拔，只为一个共同的目标——援藏，相聚在这片广袤的雪域高原，从陌生到熟悉，一路并肩作战。

初上高原，我的“援友”丁毅，高原反应最严重。最初一星期，他的血氧含量最低时才55%，高烧38.5摄氏度，一连几天都起不来床，但他却丝毫没有退缩。

前段时间，与我一同拍摄《大美山南·每周一景》的“援友”刘兆锐，顶着高原烈日，背着笨重的拍摄器材，一路拍摄一路喘，时不时得吸上口氧气。“我可以的！喘喘就好了！”成了他上高原后，工作中最为经典的“口头禅”。

何为“战友”？何为“援友”？在我看来，一起摸爬滚打，一起站岗放哨，一起将青春汗水洒向祖国边疆的就是“战友”。我们一起去奔赴雪域高原，一同感受着高原缺氧，一路奋战边陲山南的湖湘儿女就是“援友”。

“战友”与“援友”，其实全无分别。因为他们有着许多的共同特点——他们是如此的义无反顾，如此的刚强坚毅，如此的平凡与可爱！我想，我们既是“援友”，更是“战友”！

把日子过成自己最喜欢的样子

吉宗

季节倏然更替，才刚从繁花似锦的盛夏走来，却不知何时已尝秋意，迎着秋风，看遍了落花。

我似乎与秋结下了不解之缘，如若不然，每当秋风乍起，秋意渐浓的时候，我的情思怎么如涓涓湘水，以缓慢却不可阻挡之势翻涌？

时光像奔流的河，匆匆且决绝。上一刻飘落河中的那片落叶，这一刻不知被她带向了何方？哪怕我倾注全心凝视，依然在眨眼的刹那，已是无影无踪。时光真是不经用啊，我还没学会好好长大，就被一年又一年的年轻催促着老去。

我本是20世纪的青年，起初的行囊装满了一本又一本关于梦的画卷，梦里画满了百媚千姿，似锦繁华，没有千疮百孔，也无荒芜。年少时的梦，如同这秋日里的阳光和天空，灿烂且洁净，也如同翩翩飞舞的银杏树叶，那般烂漫并且惆怅。我亦在这季节的更迭和世纪的流转中书写着自己的故事，延续着少时的梦。

有人说，每个人都是藏书库里的一卷书，有繁有简，有薄有厚，可故事早已被命运之笔填充，我们只能按照书中情节装扮属于自己的那个角色。但我始终不屑于宿命之说，就算真有命运之手，左右命运之手的主宰者始终还是我们自己，在那本空白的书页里，勾勾画画，深深浅浅，或精彩纷呈，或悲苦多舛，全凭各自的志气和心意。日子都是一样的白纸，是我们自己要将它勾画成阴晴圆缺、悲欢离合、爱恨交加罢了。

半生已过，半生啊！似乎在这季节的流转中仓促地奔走，途中走走停停，弯弯绕绕，有刻意，也有放逐的日子。可在不惑之年，在科技不断发展、短视频充斥生活的时代里局促不安和迷茫起来。每当周围探讨某位成功的优秀的博主，如何以不高的学历，凭本事走向成功和富足；一个农民姑娘如何赚了一辆豪车、买了一栋别墅……我的疑惑无关豪车豪宅，只是单纯地想这平凡得近乎不起波澜的生活，真是我曾编织过的梦想？

千帆过尽，我不时驻足停留，数着过去的美好，埋怨着现在的不如意，却忘了提醒自己，日子要往前，未来等你书写。我经常跟学生念叨，一个人不能只守着过去的美好过日子，要从过往的岁月中捡拾有用的种子，播撒在此刻脚下温热的土地里，让它开出惊艳未来的果实。

在时代的潮流上，我们泛舟而行，像赶赴一场未知的盛宴，却似乎忘记了提醒自己此行的初衷，忘记了审视自己此刻的心境，更忘却了此生风雨兼程，岁月如流，任何一刻都不可辜负。

岁月清浅，还需温柔以待。那些年少时装满梦的行囊，颠沛流离的远赴，还有捆绑在书扉里的日子，其实，不就是为了要把未来的日子过成自己最喜欢的样子吗？



藏北草原

赵书彬 摄